

後漢書

三十一



列傳第五十四 忠貞 漢書 吳祐 字季英 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 父恢為南海太守

吳祐字季英 祐音又續 漢書作佑 陳留長垣人也 父恢為南海太守

恢或作恢 祐年十二 隨從到官 恢欲殺青簡 以寫經書 殺青

亦謂汗簡 義見劉向別錄也 祐諫曰 今天大人踰越五領

遠在海濱 其俗誠陋 然

舊多珍怪 上為國家所疑 下為權威所望 希望其 此書曰若

成則載之 兼兩 故稱兩也 昔馬援以葦苴興謗 王陽以衣

囊裹微名 微要也 音江 堯反 前書曰 王陽好車馬 衣服鮮明 而遷徙轉

金嫌疑之間 誠先賢所慎也 恢乃止 撫其首曰 吳氏世不

乏季子矣 季子謂 季札也 及年二十 喪父 居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

常牧豕於長垣澤中 續漢書曰 年四十一 行吟經書 日遇父故人 謂

曰 卿二千石子 而自業賤事 縱子無恥 奈先君何 祐辭謝

而已 守志如初 後舉孝廉 陳留耆舊傳曰 太守令宏召 將行

郡中為祖道 祐越壇 共小史雍丘黃真 歡語 移時與結友

而別 祖道之禮 封土為 較壇也 五經要義曰 祖道者 行祭為 道路祀也

以芻棘 拓為神 王祭之 以 功曹 以祐 倨 請黜之 太守曰 吳季英

有知人之明 卿且勿言 真後亦舉孝廉 除新蔡長世 稱其

清節 謝承書曰 時公沙穆來遊 太學 無資糧 乃變服 客傭

為祐 賃春 祐與語 大驚 遂共定交 於杵臼之間 祐以光祿

四行 遷膠東侯相 漢官儀曰 四行 敦厚 時濟北 戴宏 父為縣

丞 宏年十六 從在丞舍 祐每行 園常聞 諷讀之音 奇而厚

之 亦與為友 卒成 儒宗 知名 東夏 東夏 東方也 尚書 官至 泗

泉太守 濟北 先賢傳曰 宏字 元 襄 剛縣人也 年二十二 為 郡督 郵 曹

之 君 國 以 小 人 少 以 宏 為 願 曰 豈 聞 仲 左 有 持 祐 政 唯 仁 簡 以 身 率

顏 曰 一 義 府 君 異 其 對 曰 日 教 署 主 簿 也

也 始 汝 越 城 五 也 非 衣 氏 之 說 則 為 審 矣

陽 甲 騎 二 也 九 員 都 龍 三 也 臨 賀 明 諸 四

也 始 汝 越 城 五 也 非 衣 氏 之 說 則 為 審 矣

也 始 汝 越 城 五 也 非 衣 氏 之 說 則 為 審 矣



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言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

夫孫性私賦民錢續漢書曰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

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

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使歸謝其父還以衣

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

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毋見

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論語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今若北月親逞怒逞快也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

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國家制法以身犯

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

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送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

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

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

臨死吞指為誓屬蜀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謂以繩為繯投

胡大祐在膠東九年陳留耆舊傳曰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

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

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

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

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

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

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鮑

縣屬汝南郡音紂皆有各於世陳留耆舊傳曰鳳字君雅馮字子高

延篤字叔堅南陽犍人也犍字音甘曰犍反故城在汝州魚山縣東南也少從穎川唐

溪典受左氏傳先賢行狀曰典字季庶又為西鄂長風俗通曰吳元

樂王奔莒封堂谿因以為氏典為五官中郎將唐

與堂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記

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根盡辭歸典曰御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

父更起於沐泗君當編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

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前書龔遂山陽南平陽人

在今今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

邦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

篤跪辭密對穀梁傳曰故士造辟而言跪辭而出范甯動依典

義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烈擢用長

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

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前書趙廣漢

章王駿俱為京兆尹也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

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曰詎京兆并貨牛黃吳普本草曰牛黃味

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

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

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

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觀夫

仁孝之辯辯爭也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代更可謂

篤論矣篤厚也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二致仁孝也易繫辭曰

致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天較較猶

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

則德歸於己於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

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

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

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

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說文曰縟繁絲飾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

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四體謂手足也枝葉之有本

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

左氏傳趙簡子問子太叔何謂禮對曰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經人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孔子取

為孝經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論語載有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若之詞也

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

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論語孔子曰參

也魯回也其庶乎言幾於善道也魯鉅也蓋以為仁孝同質而

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或仁或孝但隨其所

稱爾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史記公劉右稷曾

之業務耕種行地且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故公劉以仁夫曾閔以

孝悌為至德曾參閔管仲以九合為仁功論語孔子曰桓公九

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九合者謂再會於野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

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前越雋太守李文

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

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德曰夫

道之將廢所謂命也論語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流聞乃欲相

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

容堂孔安國注尚書曰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日

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班固東都賦曰今

之易論孔氏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楚詞高堂邃宇鏤檻留日

百家眾氏投間而作言誦經典之餘投射洋洋乎其盈耳也洋洋

論語曰洋洋渙爛兮其溢目也渙爛文紛紛欣欣兮其獨樂

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不

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說文曰筑

也沈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

有項有柱史記荆軻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高鳳讀書不知暴雨事具逸方之於吾未足况也

且吾自束脩已來末脩謂東帶修飾鄭玄注為人臣不陷於不

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繫辭從此

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音色媿曰赧如此而不以善止

者恐如教羿射者也史記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

有一人止其傍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

客曰非吾能教技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之不以善息

少焉氣衰力倦弓發矢鉤一發不中者百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後

發盡自息此言屏善蓋以俱善射而稱之也

曹黨事林錮錮謂永康元年卒于家鄉里圖其形于屈原

之廟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篤論解經傳多所駁正後

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訊問也蓋

類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

郡守續漢書曰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

郡謝承書曰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宋詡穢濁之後悉條辟公

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

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

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

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

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孝景皇帝驕梁孝

王梁孝王景帝弟竇太后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嘗與

而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

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

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謂彼侵枉不快之

匹也左傳曰率群不逞之人剽音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君皆有口無行有虛言無

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勸

任被勸淮南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

王謀反誅也

不忍過絕友親也尚書曰恐遂滋蔓為害彌大滋蔓長蔓延也左

圖也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

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

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

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惺竟坐逆誅貶為嬰陶王弼

遷尚書日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鉤謂相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曰前後切却州郡

切急也反坐傳舍詔書曰疾惡黨人日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

召弼而責詔書曰疾惡黨人日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

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之海六郡青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見漢官儀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

為彘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方植

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元隙自是甘陵有南北

部見黨人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

境疆界也理正也左傳曰先王疆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它郡自有平

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

非理則平原之人尸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

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

罪得免奉音扶濟活者千餘人弼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

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

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屬音之中常侍侯覽果遣

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益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

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

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千

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

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

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瀨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

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

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詩衛風也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割

也楚詞曰離九死其猶未悔也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

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

弃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郎郡郎若今之寺郎也行賂於侯覽得減

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

蚩乎陶丘洪曰青州先賢傳曰洪字子休平原人也清達博辨昔

文王牖里閔散懷金牖里郡獄名或作姜亦各姜城在今相州湯陰縣北帝王紀散宜生南宮括閔天學乎呂

尚尚知三人賢結朋友之交及紂囚文王乃以黃金千溢與宜生令求諸物與紂史記曰閔天之徒乃求有莘姜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馴它奇怪物

因殷薛子臣費仲獻之紂紂紂大說乃赦之也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

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

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

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且病卒裴瑜位至尚書先賢行狀曰瑜字推璜聰

明敏達觀物无滯清論所加必為成器醜義所拍沒齒无怨也

論曰夫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吳季英

視人畏傷發言丞丞丞丞猶似也夫懦者而懷憤激揚折讓權

枉又何壯也仁以矜物義以退身君子哉法言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語

曰活千人者子孫必封前書曰王翁孺曰聞活千人者有封孫吾所活者千人世其興乎史弼頡頏

嚴吏頡頏猶上下也終全平原之黨而其後不大不大謂子孫衰替也左傳晉卜偃曰畢万

之後斯亦未可論也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

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

豪家融明德皇后之從姪也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

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

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接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竇有不恤緯之事左傳曰范

亦有言竇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杜預注曰發寡婦也織者常若緯少寡婦所且憂也漆室女倚楹之戚漆室女倚楹之戚

憂深思遠君子之情詩序曰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夫士立身友義貴

切磋孝經曰士有爭友身不陷於不義詩云如切如磋鄭玄注云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規誠如骨象之見切磋書曰陳謀及

庶人尚書曰洪範曰謀及詩詠詢于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植

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無目謂曰瞽今足下之於

漢朝猶日顛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

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前書曰西貢山曰使天下戴目而視

傾耳而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景風解尋春秋之義王

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左傳王子朝曰先王之命

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以貪也左傳曰貪天宜辭太賞

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競疆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

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勃勃海也碣碣石山也特多姦盜將有楚

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左傳曰楚公子比恭王之子也靈王立子比奔

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

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以擯為喻也謂

京師為幹四方為枝前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曰楚昭

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

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

臣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蓋以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

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詁事也言時事也時始立太學

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

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糾典也臣前以

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批謬不成喻義之乖僻也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

乏無力供繕寫上繕善也言家貧不能繕寫而上也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

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

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

在小學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

固賈逵鄭興父子並取悅之興子衆也自有傳上傳曰今毛詩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表裏言義相復而成也前書云河圖

洛書相為經緯洛書相為經緯八且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

達政且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

經記傳補續漢記言中書以別於外也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

光初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

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五行傳劉向所著朏者行速在日則故早見劉向以為君舒緩則日嬌慢故日行遲

而月行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

時左氏傳曰日過分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居言其相掩不過移時

而間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晡曉比年地震彗

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

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

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原其所禁而省之也三曰禦癘防

疫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

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覈實也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

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回邪禦癘者

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改葬疫癘之來皆生

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構夏死父及兄弟並

罪而絕其命已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

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脩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

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

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不九載可滿三歲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三年能者不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皆堯之法也御下者請謁希爵一

宜禁塞希求也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

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蠲除也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貞副

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

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壘造作雲梯垂當拔

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

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

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

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

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太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

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

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

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

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曰請之邕時見親

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

人之望也今先害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

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輟輟出詭詐也輟輟道在今洛州維氏縣東南也

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

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土穴不

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

操北討柳城過涿郡魏志曰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桓涉鮮卑計柳城登白狼山也告守令曰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植

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左隕涕左傳曰仲

屋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

有殊禮公羊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也亟遣丞掾

除其墳墓亟急也存其子孫并致薄醪醪音張所反也以彰厥德

子疏知名魏志曰疏字子家十歲而孤以孝行稱任魏至侍中吏部尚

書時舉中郎詔曰得其人与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如

畫地為餅不可啖也疏對曰各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也

論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危亂而見貞良

之節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蠱萬起懷雷霆駭

耳雖賁育荆諸之倫孟賁多力者也身育勇者也未有不亢豫

奪常者也亢人行貌也音遙言亢豫不能自定也奪謂易其常分者也當植抽白刃嚴問之

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事見何進傳杜預注左豈先

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孔子曰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注云造次為急遽也顛沛顛倒也雖急遽猶作不違仁也

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

卿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臺也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

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歧常鄙之不

與融相見三輔決錄注曰歧娶馬融女宗姜為妻數兄子融嘗至此

歧亦厲節不以妹貴之故出志入融也與其友書曰馬季長雖有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衣裾蔽其門也此兩語讀周官二義不通

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

七年蓐字履蓐也志類曰蓐薦也自慮奄忽以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

生世遯無箕山之操易曰遯而身君子以遠小人王弼注遯之仕無

伊吕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貞石於五畝墓門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

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

舉理劇為皮氏長皮氏故城在今絳州龍門縣西水錄曰皮為長柳疆詞蓋大興學校也會河東太

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倌兄勝代之岐恥疾官官即日

西歸京兆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

兆虎牙都尉玳音郡人以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乃從

兄襲又數為恥議玳深毒恨次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庶子玉以亡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

書見出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宋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也延熹元年玳為京兆尹岐

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玳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

法盡殺之次錄注曰岐長兄磐州都官從事早亡次兄無岐遂逃

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救自匿姓名高餅北海市中時

安丘縣高年二十餘遮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

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

者又相問而色熱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

門百口孰能相濟此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

先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勸藏岐

復辟中數年岐作尺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

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

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

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御樂寇論次錄注曰是時綱維不攝

關聖書權政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五草上之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

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

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

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岐與新除諸

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辭

得免展轉還長安次錄注曰岐還至陳倉復遇亂兵及獻帝西

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儼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歧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歧宜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歧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歧深陳天子恩德且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歧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弊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荊州督租糧歧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

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歧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

為青州刺史歧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

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歧為太常

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壽藏謂家墳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

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

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

掩歧多所述著作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決錄序曰三輔者今雍州

之地世世從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各行其俗失則趨執進權推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崇以玄冬夢黃髮之七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无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既且于斯其人既立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

贊曰吳翁溫愛義干剛烈謂以義干梁延史字人風和恩結

梁使顯刑誣黨潛絕子幹兼姿逢掖臨師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鄭玄注曰大猶大也為大旅之衣此君亦通
子有道執者所不相承本作達義亦通
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後漢列傳卷第五十四

列傳卷第五十五 范曄後漢書六十六 唐景懷太子賢注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稜度遼將軍父旗扶
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
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郵軍事審其
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
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
卻舉規上計掾其後羌眾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
上疏求乞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未動策其
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
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懸猶出於平
人回入之數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飢強
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比日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

卷第五十五

守安則加侵暴苛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
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
不聞振旅之聲振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日治兵入日振旅也西豪泣血驚懼生變
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兩營謂馬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

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
習兵執巧便臣以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
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
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

陳時帝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

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

姦偽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親近小人也玄田負聚馬戲詐是

間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質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
從亂如歸左傳曰人患王之無故毋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

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後

謂進退也言國家不妄有褒貶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

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

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

魃為虐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

譴誡累至殆以安效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

便黜遣無狀者謂披婦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

誠今天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

加與王室世為姻族梁南女為順帝后后女弟又為今日立號

雖尊可也可猶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

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孔子

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

濤可不慎乎大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

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伯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

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

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

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

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

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

下弟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

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

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已心侵亂郡縣中郎

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

方略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五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熲擊羌坐為涼州刺史後先零諸

種陸梁復沒營塢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卑城也音烏古反規素來悉羌事志自奮

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與今猾賊就

滅太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歧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

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

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烏鼠山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寇鈔處也東岱山謂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緹撫致使反叛其疾同也

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清平之政明習兵書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戚憂也前是以

越職盡其區區至文羌遂大合朝廷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五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莫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二四規親入菴廬巡

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奐多殺

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

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

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天子墮書

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春蝨戾動

也戾受自西州侵及涇陽縣名屬安定郡其故城在今原州平源縣南也舊都懼駭

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為急使軍就道就猶上也幸蒙威靈

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訪問

也規言羌種既服臣即移書營郡及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

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死罪无辜謹口啓啓故恥以片言自及

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輩敗將也前踐州界先奏郡守

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宣旋師南征又上

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喜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

五官支黨半國其餘累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

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

豪門競流謗譴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謝猶也若臣以私

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

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侍嫗為閼氏也鎮烏孫

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三昆莫為夫人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

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求初以

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

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其日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

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

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取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

音謹冒昧略上左傳曰鹿死不擇音徒而走險急何能擇也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

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交就問功

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

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漢官儀曰左校署屬諸公及大學生張鳳等二百餘人詣闕訟之

將作大匠也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為中郎將張奐

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
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
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
復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
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
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
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
我耳言欲歸第避仕塗也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
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遼規雖爲名將素
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
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
上書言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
人以爲規賢在事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
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
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
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餘會誅李順等黨事也一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廢發皇后也
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儵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守劉質等也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
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
漢官儀曰矩字叔方忠諫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反古本趙典尹勳正
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孔翊繫身守禮終無宰相之
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也虐賢傷害哀及
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臨堂畏前害互相
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
弭後福必降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
百戶讓封不受再轉爲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
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

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為之也難作難也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已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已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酒泉縣名地多泉水故城在今永州西昌縣東北也父惇

為漢陽太守奐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

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時年卿受書於張奐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

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乃上書桓帝奏其

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

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奧韃臺

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

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

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

羌因據龜茲龜茲音丘茲縣名屬上郡前書音義曰龜茲同人來降之因以名縣也使南匈奴不

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莫鞬等連戰破

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因心德上馬

二十四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奐並受之郭璞注山海經云鏐音渠金食

器名未詳形制也而召王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以酒沃地謂之酌音力外反使

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如羊如粟

喻多也羌性貪且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化負為所患苦

及奐正身絜已威化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休屠各屠音直於

反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持度遼將軍屯五原引中赤

阮烟火相望兵眾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

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

師龍破其眾諸胡悉降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

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免以故吏免官禁錮免
與皇甫規友善免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舉
前後七上在家四歲復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
常為諸郡最取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
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免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
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
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免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
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邊九
部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其
盟詛於是上郡沈氏女先零諸種其寇武威張掖緣邊大
破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免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
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三營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
軍屯五原郡曼相縣漢官儀
曰烏桓校尉屯上谷
郡審縣故曰二營兼祭刺史二千石能不賞賜甚厚匈奴烏

桓聞免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免但誅其首惡餘皆

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

寇關中圍殺相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

尾摩螻等螻音必
薛反芻月同種復鈔三輔免遣司馬尹端董

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

封免不事官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

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

免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

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武與大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

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免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免與少

府周靖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免遷少府又拜

大司農以功封侯免深病為節所賈上書固讓封還印綬

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
闌板也又大風雨

電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免上疏曰臣聞風為號

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也木生於火相須乃明

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填子曰騰蛇順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龍霧散與虹蜺同也川

至為休徵逆來為殃咎陰氣專用則疑精為雹故大將軍

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

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

大傳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未即盡偃大木斯拔困人大恐王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

未被明有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并徙還家屬其

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

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小推曰父方生我母方鞠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天子深納免言以問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惡之

帝不得自從轉免大常與尚書劉猛刁韞衛良同薦王暢

李膺可參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

免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

尉王寓出於官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

許諾唯免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免

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隸校尉

欲逐免歸敦煌將害之免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

過州將漢官儀曰司隸州郡河南雒陽管州將焉足下仁篤照其卒熲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

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

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

冥冥莫非免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

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拍音片百反髀音步弟反史記楚發兵伐

齊齊威王使淳于髡齋百金車馬千駟之趙請救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事方求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號酒一

孟而祝曰歐婁滿篲再汗邪滿車五穀菽蓄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誠

狹所求者奢故笑於是王乃益以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一白駟也誠

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

葬之新丘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

主焉公史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序

文王賢矣澤乃朽骨又况人乎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新

曰燕昭王即位卑身求賢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龍衣燕失得賢工

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

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消人言於君請求之君遣焉二月得

千里馬馬已死乃以五百金買其首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市死馬

而捐五百金乎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

矣不出者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

者乎於是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歸燕焉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

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詩小雅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也孤微之

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為魚肉言將為人企心東望無所

後火類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

靜或死或徙莫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

萬言莫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

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謙百

匹莫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

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印綠綬也不能光和同塵為讒

邪所忌老子曰和其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真真長無

曉期而後纏以續絲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宦朝殞

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陸廟報中記曰永嘉末後

也數十箔珠襦玉匣繒絲不可勝數左傳曰晉文公朝王請隧王不許曰王

也儉非王孫武帝時楊王孫死試其子為布囊盛推情從音庶無

外文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

誠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志曰芝

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

至號張有道充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

為之墨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假草書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

草書曰至今稱傳之初莫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莫印

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
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
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如占云

論曰自鄴鄉之封中官世盛官者鄴鄉封暴次心數十年間四

海之內莫不切齒憤盈願投兵於其族陳蕃竇武奮義草

謀徵會天下名士有識所共聞也而張奐見欺豎子楊戈

以斷忠烈吳被曹節等矯制使率五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

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因風也啜泣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

會宗之從曾孫也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元帝時為西熲少便習

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初舉孝廉為憲陵園

丞陽陵令憲陵順帝陵陽陵景帝陵漢官儀所在能政遷遼

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

驍去乃使驛騎詐齎爾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

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壘

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時太山琅邪賊東

郭寶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討之連年不

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詒薦熲

漢官儀曰詒字乃拜為中郎將擊寶舉等大破斬之獲首

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一子為郎

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前勒姐等八種

羌姐音紫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

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

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

生口萬餘人虜皆降是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太豪寇張

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

頽軍頽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頽追之且

闚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擊石

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頽降又

雜種羌屯聚白石白石山在今蘭州狄道縣東頽復進擊首虜三千餘

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允音欽街音階殺略吏民頽排營救之

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

寇并涼二州頽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貪其

功替固頽軍使不得進統日固備傳留也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

叛郭閔歸罪於頽頽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

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頽以千數朝

廷知頽為郭閔所誣詔問其狀頽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湟那等諸

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

盛涼州幾亡冬復以頽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

封僂良多湟那等僂音良逐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

千落詣頽降當前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頽將萬餘人擊破

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頽復擊勒姐種斬首

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前種於湟中頽兵

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

之首虜數千人頽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

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頽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

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頽

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前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

欲攻武威頽復追擊於鸞鳥大破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殺其渠帥斬首二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

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
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
帝詔問頰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
衆不時輯定欲頰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息術略頰因
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
二万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
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
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
恩納左傳晉叔向母曰狼子野心也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
白刃加頸耳討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
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執而以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
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
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十二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
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無慮都凡也如此

則可今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

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
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

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頰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
從彭陽直指高平彭陽高平並縣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與先

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頰衆恐頰乃令軍中張鏃利
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

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
皆應聲騰赴頰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

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

東羌歷載為患，頭前陳狀，欲必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于。柴反。謂歷十二辰也。

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鬼京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神光馬。賢等止去鬼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

并錄功勤，今且賜頭錢二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勅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頭破羌將軍，夏頭復追羌出

橋門，至走馬水上。東觀記：段熲曰：傳出橋門谷也。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也。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

落川，復相屯結。頭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

與戰，羌潰走。頭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今鮮水上。今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外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也。頭士卒飢渴，乃勸眾指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也。虜復散走，頭遂與相連綴，且鬪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

既到涇陽，縣名，屬安定郡。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頭性果慮，負敗難常。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頭。頭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

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思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鼓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誑，飾潤辭意云：

臣兵累見折衄，傷敗曰衄。音艾。六反。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言羌亦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

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

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昔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昔

假借也。尚書曰：皇天降昔

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

左傳曰衛大早卜有事於山川不吉齊莊子曰昔周飢克勢石年趙且

今邢方無道天欲衛伐邢平從之師興而兩也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樹歲時豐稔人無

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

占候也

下察人事衆和師克

左傳曰

師克在和不在衆也

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為

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荼灸與漢吏身當武

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橫惡兒也

反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益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從

令居內

言帝時充國擊西羌徙之於金城郡也

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遷置天水

隴西扶風見西羌傳也

始服終叛至今為鯁

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

故遠識

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

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

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殖生也左傳曰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

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

杜預注左傳曰燼火餘木也

臣每

奉詔書軍不內御

御制御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中御也

願卒斯言一以

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

散羌頰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亦必當復

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頰自進營去羌所屯

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

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惶中義從羌悉在何

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

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頰規一

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

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也

分遣晏夏育等將七

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

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

頽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散頽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頽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裏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葶寢郭璞曰葶寢席也言身不自安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鎬水名在今長安縣西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有盜發馮貴人家豕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隸校尉頽曲意官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

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万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父病罷復為司隸校尉數歲轉潁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頽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強上疏追訟頽功靈帝詔頽妻子還本郡初頽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明云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儼偶也前書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而出將若白起王翦李廣辛愛忌之流皆山戎驂糾結塵斥河潼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規負審策亟遏

置凶文會志比更相為谷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騰突

谷靜山空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五

列傳卷第五十六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陳蕃 王允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常埽除天下安事一

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

奉引摠錄衆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投弃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從公府辟舉

方正比日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

續漢志曰樂安縣名本名千乘和帝更名也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各有威政屬城聞

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璆音仇又巨秋反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

不閉埏隧埏隧今入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也通路曰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

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

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

就不肖企及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小肖者入止而及之且祭不欲數以

其易黷故也黷也禮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况乃寢宿家藏而孕育其

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

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

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

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

駁之曰昔高祖創業方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

子惟人其康又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

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

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

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

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審妻蕃

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

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

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

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

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

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卜諸侯之分野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

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

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

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

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

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

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量

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

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

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為齊桓

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

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

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

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

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以薦詔書也使喪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

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

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城苑名在今廣州梁縣西也蕃

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

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

教逸遊尚書谷諫謨曰無教逸欲有非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尚書無逸虞

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

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

待且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

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今給驅禽除路之役非

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

伯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

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

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謀父為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

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

偏權富而為執家郎所譖訐坐免歸頃之徵為尚書僕射

轉太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詩大雅也言成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之禮法也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

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施

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排陷

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音古河南尹李膺本及

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

爵任言極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

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太守劉

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官官怨恚有

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

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宜超浮並坐髡
鉗輸作右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瓊瓊超浮
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

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

忘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春秋於魯小惡必書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

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曰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

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方

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

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

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五侯謂胤讓淑憲五人與與同時誅事見與傳也天啟聖意收

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

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瓊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

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諛文

愆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

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

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宜

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宜犯釁過

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

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受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

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為機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六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胡陽公之

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宜驛車叩馬以刃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未聞二臣有專郡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曉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直帝五日一聽事自丞簡

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

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

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眾庶莫不怨之官官由此疾蕃

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已下多至抵罪猶以

蕃名臣不敢加害瓊字支理高唐人高唐縣名今博州縣也璿字幼平

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

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

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由

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躰相頌共成美惡者也前

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躰相頌而成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

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擯加考案或禁

錮閉隔或死徙非所社塞天下之口聾音一世之人與秦焚

書阮儒何以為異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

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事見史記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既

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餘人乃密令種瓜

於驪山阮谷中溫處心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

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且厭之終乃無遺史記武

溫湯處号敗儒鄉湯而有馬谷西岸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

有阮古老相博以為秦阮儒處也命畢公表商谷之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

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詩小雅曰巧言如簧黃顏之厚矣簧使聽

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

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

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河况髮無

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

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

石曰夫之罪不順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此也禹曰非舜之人比日以弄

弄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

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桀又青徐炎早五穀損傷民

物流遷茹菽不足廣雅曰茹食也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

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論語孔子昔

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秋

感諸符曰魯哀公政亂絕無口食天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恨無已恨恨猶眷眷也故躬勤

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

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

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類谷齊人使優施舞於魚之

年帝崩竇后臨朝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

以固王業前書谷永曰臣聞天生蒸人不能相持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故也前太尉陳蕃忠清

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

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

如存言人主雖亡法度尚在富行之與不亡時同故今帝祚未立政

事日感是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詩國風曰誰謂荼若

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

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蕃曰蓋稷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

無德不報大雅所歎詩大雅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傅陳蕃輔弼先帝出

內累年內音納尚書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寒言愕之操華首

彌固齊宣王封問丘曰夫士亦華髮隨顛而後可用見新序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蕃上疏讓曰使者即臣廬授南陽鄉侯印綬即就臣誠慚

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

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

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紉之行竊慕君子不

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論語孔一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若受爵不讓掩

面就之詩小雅曰受爵不讓不于已斯止在使皇天振怒災流下

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也

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論語

曰及其老也如氣小飲良戒之在得注云得會負也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

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

微竇貴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

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

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

夕在太后側嬖音乃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

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

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

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

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

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无蹢蹢道

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弘等與趙夫人諸女

尚書並亂天下趙夫人即趙嬖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

前書劉向上書論王鳳曰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也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

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官霸

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

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

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

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與竇武謀之語在武傳及

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

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

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

逢逢猶也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竇

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譁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棟梁枉撓

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劍吐哺南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千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駟驎駟驎士也

蹋踏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負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徙其家屬於其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

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鉅縣屬沛郡聞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授考掠

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并

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論曰桓帝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僭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

二人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雲務也遠避齊也愍夫士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

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

伊望之業矣慄之貌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祁今并州縣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

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文士曰

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瓊遂下獄

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

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

燕太子丹曰臣聞驍壯盛之時一日千里至其老也登馬先之

文士曰

論語曰仁以為己任不亦

前書班固曰相與提衡音義云衡平也言

遠避

知名而路佛以之廢弁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
經傳朝文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弟為侍御史中平
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
上除禁黨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
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
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叩
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恚怨以事中允中傷也明年遂
傳下獄傳速也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
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乃遣客謝之曰君
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深計謂今自死又
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
臣獲罪於君當復天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
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

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

反聽則忠臣竭誠實賢務能則義士厲節內視自視也反聽自聽也言皆

愆已不責愆已不責責於人也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下吏

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帝即日赦尚復為雲中太守晉悼

宥魏絳之罪左傳曰晉悼公之弟揚干乳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公

懼其死以及揚于无所逃罪公曰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无重寡人之過與之札食使佐新軍允以特選

受命誅逆無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

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臣等

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且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

心周禮朝士職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故曰三槐之聽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

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官者

橫暴睚眦觸死勝音五解反此音士解反前書曰原允懼不免
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轉側猶去來也及帝崩乃奔喪京

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
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
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
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及
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北日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每
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乳之中
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方深甚逆已兆密與司
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
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
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
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
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

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

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老子曰和其光允納其言乃受二

千石二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

復結前謀說文曰霽雨止也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

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執法星名史記曰大主字仍見書

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後公

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

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帝時疾愈允初議赦卓部曲呂

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

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

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

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

剛稜疾惡稜威稜也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礮

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之溫潤之色校正持重不
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
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
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
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
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
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
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
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
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
催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
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前書音義曰以青畫
戶邊鏤中天子制也
詔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

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

朝廷謂天子也

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

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

熾盛兵穀富實李催等欲即殺允懼一郡為患乃先徵翼

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

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

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況其當與乎若舉

兵共計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執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

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

皆見誅室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動百姓喪氣

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弃官營喪戩音翦王宏

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宏農太守考案郡中有

事官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千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詎曰詎罵也音丈且反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豎者

豎少如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

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

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

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

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

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

甫高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

字叔苾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

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

衆人悚悚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

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

晚卒相國鍾繇長史鍾繇字元常魏太祖時為相國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

其間而敝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莊子曰斯所謂帝之懸解懸解喻安秦也

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

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

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蒞燕室志清天網人謀雖緝幽運未當緝合也易下

謀言審設謀雖合而真運未符也言觀於卒曷非云亡殄盡也秦病也言國將殄

大雅曰人之云亡而邦國殄瘁也子師圖難晦心傾節謂矯性屈意於董卓功全元醜身

殘餘孽時有隆夷事亦工拙誅卓為工被殺為拙也

後漢列傳卷第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七 黨錮 范畢 後漢書六十七 唐章懷太子 賢仁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暉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顯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

異也嗜猶好也惡音烏故反言人好惡各有本性遷染者由其習尚

書曰維人生厚子因物有遷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泣而歎曰染於

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目亦有染

湯沈於伊尹故王天下躬紂染於惡來故目殘身死為天下僂

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刻意刻削其意不得自恣也莊子曰

猶故縱也牽物謂為物所牽制則其志流宕志反

也淮南子曰非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推移也

是以聖人導人理

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

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陶謂陶冶以成之管子曰夫法之制叔末

澆訛王道陵缺叔末猶季末也謂當春秋之時

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

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斷臺解情蓋前哲

之遺塵有足求者使與師言曰君與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二頁苞茅不入王祭不供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遂使屈完與齊盟于召

陵此強梁褻氣也又晉呂甥郭芮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

讓之且辭曰汝為惠公宋永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而至雖君有命何其

速也對曰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

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夫為

斷臺解情也 霸德既衰狙詐萌起霸德衰六國時也狙音二余

並見左傳 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蘇秦說趙王賜白璧百雙黃金萬兩

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見史記 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史記曰楚惠王言

也今仕楚執珪珪生貝言高矣解 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

草不謂其能眩惑深澤之類 而景從矣韓子李斯曰韓非飾辯詐謀以釣利

於秦也賈誼過秦曰羸糧而景從也 自是愛尚相奪

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敵不能反及漢祖拔劍武夫教

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列入懷陵上之心謂信

陵君魏公子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孟輕死重氣怨惠必

嘗召田文前書班固曰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

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

前書音義曰相與信為任同是

非為俠所謂權有州域力折公侯者也

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雲霧

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

矣

武帝詔求賢良於是公孫弘董仲舒等出焉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經六藝乃口五經各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與中平公

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明黨之異已者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

義之流恥見纓紉遂乃榮華立壑甘足枯槁

謂龔勝薛方郭欽將謂之類並

隱吾不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龍衣去就

之節重於時矣

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

速桓靈之間主荒政謬

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

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

斯行矣

婞很也音刑鼎反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

然矣

禮記曰下之事上也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矯正也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若范滂張

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彘蝨吾侯

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

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

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幾揣

初委反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

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

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晳

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

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謝承書曰成瑨少脩仁義篤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遷南陽太守即

舊曰多寡強中官黃門饜子才境界瑨下車振威嚴以檢攝之是時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枯特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晳

付死獄答殺之桓帝微瑨下獄死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也家代為漢將相各巨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與字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

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公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也

因此流言轉入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

首也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哀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

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

公族舉也各進階

俗語曰晉成公立嫡子為公族大天祥無忌名公權子見左氏傳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強語孔子曰邦有直道危言危行論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徒

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

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

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官官帝亦頗諄其占成弟子牛脩因上

書誣告膺等養大學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

黨誅訕朝廷疑亂風俗說文曰誅謗也蒼頡篇曰訕非也於是天子震怒班下

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

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

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

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府自是

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希望也標榜猶相稱

揚也榜與榜同古字通拍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二君次曰八俊次曰八

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尉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

為二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

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茲巴肅夏

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

能導人追宗者也導引也宗謂所宗仰者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

周蕃嚮王章為八尉蕃音皮尉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

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

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祉

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宋楷田槃踈耽薛敷宋布唐龍羸

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墀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單除地於中為壇墀音禪

大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刑削不欲宣露並名故大長秋曹節

魁也

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

眦之忿濫入黨中睡音五解反廣雅曰眦裂也此言才賜反前書音義曰眦目兒也史記曰眦目之隙必眦又

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者廢禁者六七

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其方切帝

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

又詔州郡吏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

錮爰及五屬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祿縣屬武都郡今

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左氏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多怨若久不赦宥輕

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

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

矣詩大雅維翰序曰黃巾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凡黨事始自甘陵汝

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

士二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實

武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

布傳胡母班附表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

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魚豈人郎中

王璋字伯義東萊曲城人少府卿曲城縣故城在今萊州掖縣東北也位行並不

顯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禹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

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求興二年司徒种暲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興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自納忠建議多所補益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官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官官請淑與竇武等通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為太尉漢官儀曰脩字伯游父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亢高也唯以同郡荀淑陳寔

為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弃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謝承書曰出補蜀郡太守修序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

化朝廷舉能理劇轉烏桓校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

走之虜甚憚懼謝承書曰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瘡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以公事

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綸氏縣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南陽樊陵求為

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官官致位太尉為節者所羞漢官

儀曰樊陵字德柔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

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

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

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

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

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

奇巧乃載之以歸溷軒則羣膺表欲按其罪元群行賂官豎膺及

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

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群賢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三觀楚之寶器楚三問之乃召昭奚

血問焉對曰此欲觀君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在於賢臣遂使昭奚恤之乃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

就七位東面于西南而太宰子方次之京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血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各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理百世實倉廣獲

入各得其所以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解忿消之難交兩國之權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亦不侵葉公子高在

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眾使皆自赴湯蹈火出死而不顧司馬子方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義備理亂之遺風昭奚恤在

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

齊威王咨以四臣瑋猶羨也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三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之國雖小尚有徑寸珠照車

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方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五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五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堂

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五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於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者七千餘家五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盜不拾遺以此為寶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

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

臣肆之以法肆陳眾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遂出

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紀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王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季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

故對曰季孫忠信為吉德盜賊賊殺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勤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王矣其人則盜賊也且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

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土只人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

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訐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

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

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拜為內史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

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蠻荆未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蠻荆今特征伐

蠻荆皆使來服於宣王之威美其巧之多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

茹之節謂祐奏果與弟身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鯁寡不畏疆禦膺著

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春蠶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

君子以赦過宥罪易解卦象詞也卦坎下震上解坎為險為水水者雨之象震為動為雷王弼注云屯難盤結於

是乎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負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

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弟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許寬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

昔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公羊傳曰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知矣何休注云歸之于者決辭也執憲不從解見張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外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

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從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隳膺獨

持風裁以聲名自高裁音才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曰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代秦註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則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

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言憂國忠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解見取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猶連署也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獄名解見靈紀也膺等頗引官官

子弟官官多懼請帝以天時且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比日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以朝廷為汙穢也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其名高致禍欲令

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父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咭瞻望惟日為歲論語曰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曰未也又曰孔子恂恂然善誘人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爽致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

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上帝謂天子人鬼同謀易下繫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易曰天之道貞觀也乾九不謂夷之初且明而未融

鼎臣即陳蕃

夷傷也。據明也。明夷卦。離下坤上。內為日。坤為地。日之初出。虹蜺揚燿。其明未朗。左傳曰。明而未融。其當且乎。以雁黜故喻之也。虹蜺揚燿。

奔和取同。春秋考異。郵曰。虹蜺出。亂惑奔和。謂奔君子同。小方今天地。

氣閉大人休否。易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否九五。智者見險投。

以遠害。見險難。故投身以遠害也。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雖賈人。望內合私。願。

也。想其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毛萇詩。注曰。衡門。橫木為門。

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

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雁為長樂。

少府。及陳竇之敗。雁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

謂雁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左傳曰。晉侯之弟楊。

干亂行。亦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

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

景毅子顧為雁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

本謂雁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

歸時人義之。雁子璜位至東平相。謝承書。初曹操微時。璜異。

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

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

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司徒。

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官官。

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輒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

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

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

所干及。軌車迹也。言絕人事。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

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寒蟬謂寂默也。楚詞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蟬寂實而無聲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力行謂盡力行善也補註曰違好問道乎智力行近乎仁

道失節之士而密烈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

分之一乎是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

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

人亦稱李杜焉前有李固杜喬故言亦也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

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縣故城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南謝承書曰祐宗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

行學子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采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可入小學而

但傲很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即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曰決罰遂成與子業也安國後別屬

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強辨每有奏

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充州舉為尤異遷揚

州刺史是時會稽督太守梁昱大將軍翼之從弟也祐舉奏其

罪昱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

姓患之祐到黜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二河表三河謂河東河

也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

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輒改易輿服隱

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攝

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

氣累氣屏息也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

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輒以辭疾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

大夫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諧毀不用

延篤貽之書曰昔大伯三讓三讓解見和紀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

華夏仰風揖讓也左傳吳王壽夢卒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弟季札札其室而耕乃告之吾子懷蘧氏之

可卷體蘧字伯玉子之如愚蘧字伯玉名俞並衛大夫論語孔子曰蘧

懷之又曰蘧武子邦無道則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微妙玄通

盈蔑二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劭與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曰子適者

幽憂之病方且理之未暇理天下也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尹及蕃敗祐黜歸卒于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有虞山在縣東少為縣

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讎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

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經京

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

子弟為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中傷

會九真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真都尉到官犂厲吏兵討破群

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羨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

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

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

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谷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

行至牛渚自殺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謂為牛渚所在今宜州當塗縣北也著書數篇號魏

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

氏並比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比門猶由

是為豪性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官然以

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

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

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已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

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林慮今相州縣隱匿姓名

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瘵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

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涅陽縣屬南陽郡遇馥不識聞

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

密吐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權官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

性命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日別去黨禁未解

而卒

宗慈字孝幼南陽人也安眾在今南陽縣西南與孝廉九辟公

府有道徵不就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

遂棄官去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群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敦海高城人也高城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初察孝廉歷

令員丘長員丘縣屬清河郡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

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官武等遇害肅亦

坐黨禁錮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

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

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石

立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征羌解見大欽傳謝承書曰汝南細陽人也少厲清節

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漢官儀曰光祿舉敦厚質時與璞遜讓節儉此為四行也

州飢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

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眾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為光祿

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版笏也

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記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格正也今成

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黃

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諛言漢官儀曰三府聽採長吏臧否人

頃者奉諛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尔銜枚滂奏刺史二千石

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

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

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

穀必茂左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

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

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
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
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
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復而不召資復遷怒
捶書佐朱爽爽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載音才今
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
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年脩誣言鉤黨鉤引滂坐繫黃
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
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帝謂天也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眾
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
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
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
將也衣赭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

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不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

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

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探湯論去疾也見論語欲使善善同

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

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據

概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

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見

史記首陽山甫敗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鄭玄注周禮曰

在洛陽東北手曰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

兩兩車也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同囚鄉人郡陶黃穆亦免俱歸衛侍於滂

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

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逸到京師往候諝而不

為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

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左傳晉討欒盈之黨殺叔向之弟羊舌肸并囚叔向

於是祁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在襁之固也猶猶十代者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感乎宣子說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

捕滂等督郵吳道守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傳傳舍也音知悲反

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

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

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

苟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謝承書曰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

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

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

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二十三

論曰李膺振拔汗險之中前書班固曰振拔汗塗跨騰風雲也蘊義生風以鼓

動流俗周易曰鼓激素行以取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

天下之士奮迅感旣激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

于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論語之文

尹勳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頌為

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州郡

連辟察孝廉二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第第五遷尚書令

及桓帝誅大將軍梁冀勳參建大謀封都鄉侯遷汝南太守

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

司農坐實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項人陳州項城縣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

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

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行不受乃收

齊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藏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拜議郎符節令梁冀間衍賢請欲相見衍辭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收糾官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梁父故城在今兗州泗水縣北家世冠族陟少清

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

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

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太

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

官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前太尉劉寵司

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

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

飯茹菜禁制其豕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張耳大梁人也高祖立為趙王父成

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

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縣名屬山陽郡

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

誅之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

佞邪為儉所弃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

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因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

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

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遠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

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欽

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飢荒而儉賞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違避也史記魏齊魏之諸公子也虞卿趙相也范雎入奏為昭三相昭王乃遣趙王書曰魏文介范雎之仇也急持其頭來趙王乃圍齊齊急亡見虞卿虞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其印与齊往信陵君所信陵君初聞之疑後乃出迎齊相信陵初疑遂自季布逃亡朱家甘罪季布楚人為項羽將數千金救合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髡鉗布之魯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也買置田舍乃往洛陽見汝陰侯灌嬰說之曰季布何罪曰各為主用職耳汝陰侯言於高帝帝乃赦之拜郎中後為河東守也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為之主至乃指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堙江河

區區也前書班固曰何武王加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又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岑晁字公孝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父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

誅死方言曰晁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

徵賓交是滿門以晁非良家子不肯見晁留門下數日晚乃到

入慈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晁有高才

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

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爾雅曰董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

威嚴聞晁高名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瑨委心晁

牧惡善糾違肅清朝府苑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

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持其伎

巧用執縱橫晁與牧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晁竟誅之并

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

妻上書訟其冤帝大震怒徵璿下獄死璿與牧道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于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祭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持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竒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吳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議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黃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鄉封襲成侯曰賢安前書曰孔霸字次儒即安國孫世曰尚書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太子經迂參事高密相元帝即位霸以師賜爵關內侯号襲成君薨謚曰烈君今范書及謝承書曰云成帝又言封侯蓋誤也詹事及相俱二千石故曰歷鄉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

鄉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百家學家學尚書大將軍梁

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禁錮

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弃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台人也重台縣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少受業太學與

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

內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

人田宅皆還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禁其宗黨

賓客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皆窮相收掩

無得遺脫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弟五種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潁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瑕丘今兖州縣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

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蒙縣屬梁國以郡守非其人弃

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謝承書曰歎与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也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陽平故城今魏州莘縣郭林宗常謂儒口訥

心辯有珪璋之質珪璋玉也半珪曰璋謝承書曰林宗數稱儒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察

孝廉舉高第遷待中桓帝時數有灾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新息今豫州縣小民困貧多

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如案驗也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

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

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

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

岑暄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望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相視也左公孝以要君致累

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

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何顯字伯求南陽葉鄉人也葉鄉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少遊學洛陽顯

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顯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顯感其

義為復讎以頭醜其墓醜音竹歲反也及陳蕃李膺之敗顯以與

蕃膺善遂為官官所陷乃變名姓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

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詩大雅曰予曰有胥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奔奏子曰有樂侮毛長注曰諭德宣言曰奔走也

多離其難顯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居者為求援

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

眾及黨錮解顯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顯之長累遷

及重卓秉政逼顯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

王允等共謀卓會爽薨顯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

顯見曹操歎曰漢家將士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

嘗稱頴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

并致顯屍而葬之爽之家傍

贊曰渭以涇濁玉以礫貞物性既區嗜惡從形樂音歷說文以礫小石也言渭

以涇濁乃顯其清玉居礫石乃見其貞區猶別也嗜自愛也從蘭猶無

並銷長相傾猶臭草也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易否卦曰

小人道長君子道銷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銷老子

曰高下相傾也徒根芳膏煎灼燈明前書龍龕勝死有一老父入哭甚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十七



